CHINESE LIBRARY

黄震與葉中嶽

昨具謝幅併别申尊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借為百姓轉求一分之寛不許大章第否天下事如其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體委曲究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門大寛顧勿以為罪也其年到索狀蓋此職自隸憲司無俸無舉混混穅粃中謀衣食人亦莫之親其既到申憲司謂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柅之責力辭不預必欲得俸已蒙繡衣先可鎮江見任官獨一薛節幹老儒也亦相往來門庭襟懷灑然愛别獨無舉耳舉非其所求也前倉使實齋王先生獨舉不求之人而其獨得之此特

偉耳天下豈有第二王實齋也哉朕於世俗不無感焉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求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恐其屢而求舉者將何爲耶其嘗妄謂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壞於學校選舉本以銓士大夫今士大夫心術反壞於選舉立法之弊一至此甚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立耳

孫鑛曰冲襟靜氣挹之曠然

陳仁錫曰先說勸分得體

黄震再諭上户榜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糴者曲體富室之情也急謀貧民之實也然於富者貧者太守兩有愧色也於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冥冥而徒徇其踴價繼富之私也於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恩富室而反為此虐悍獨畏高明之舉也太守有人心者也事與心違而不布其失於境內是內欺其心外欺其民愧益愧也輿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雪此愧也必欲雪之小民固不能太守亦不能而能之者獨富室也富室

茅坤曰為非惡民讀此未有不動念者

其何以雪之也米價低昂令權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動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為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動動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此粟者猶恐蔪此粟而不之發天宜何如其愧也蚕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人民繙育於天下而五穀生五穀為民設也民生日死矣而五穀尚恐為我私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蚕奪之乳而不以哺兒其有媿於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雞犬相聞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詡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
恩分已以予之而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
有愧於人何如也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
又何富之可安自我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人世世得生長於春風
和氣中已未之變亦幾岌岌賴我先皇帝及元老大臣再安宇宙我
亦遂得再土此土宅此宅田此田日積月累以有此富是我性命朝
廷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保也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予奪皆在朝
廷雖償我粟賦我財或甚而奪我富其何不可今朝廷遣官厚以待
我而我猶恐於自私其有愧於朝廷又何如也愧於天愧於人愧於

朝廷富室而興言及此恐亦涕泗交橫如太守之愧發於中心而不能自已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為太守雪此愧不過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惠鄉井則可媿者立變而為可榮可賀之盛事也官雖勸糶而我自勸分也富室而果有能此者糶二千石以上太守自旌賞糶一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已有官者陞擢此太守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敢強也其州郡前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前說也

鍾惺曰義勸情告一味以仁心動之而朝廷生殺予奪之權只微示其意以默讋奸頑而絕無一毫迫協之情不入霸道不墮迂

腐真儒經權作用於茲見之矣

墨抽可透甚

真德秀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季於茲矣。天啓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獻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為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曰者小行人之還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人之

鍾惺曰以越厲宋亦人對症之

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緹明深徙之民取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窺我之情而滋媾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恐恥以志伐吳之謀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illegible]食朝晏罷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

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肰○其求和於秦也○盖委國以為仇讐之役而非用權以斬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媒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絶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寔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叓王安石紛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蹻為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

孫鑛曰語語懇切

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寵𨓂禍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强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待彼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宮室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敵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挻必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

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爲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爲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寔務君臣之閒朝夕儆戒於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凛肰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作對清光輙竭罷罷之思惟陛下才擇

鍾惺曰宋壞於和亦以久矣至此時猶須此論可謂卢而不悟者矣

真德秀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

秊侂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衡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欝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内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鍾惺曰論侂冑却從公議天道說來覺於恩怨功罪俱所不受賢者淺識定力養到之文也

晋傳司列之漢疏江都三对之疏

真德秀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飢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

茅坤曰緩緩引入最有韻度

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乃屢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薦飢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卹之念也恭聞間者內廷屢蕆醮事固

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禱禳祈請者末也舉
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可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
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
不佞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由延訪賢臣勤求
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詩曰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鍾惺曰意和語婉大有感悟

真德秀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

鍾惺曰說得透徹令愧怒沃之臣

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究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未乘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爲社稷計。其可不致詧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故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旣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

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塞絕言路之榛莾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拾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肰獻議固有疎任謬戾不切事辭治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辠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説啓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勑牓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

罔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孫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垂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佑之治寔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為僞黨者韓侂冑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啓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

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
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
降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葛鄏曰說諫臣心事與小人拒諫隱微如揭如畫字字明快

葛鶴曰以醇儒自得之季發爲愛君之論故詞体皆醞和粹

真德秀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祗以為法而日兢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廸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享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

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
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
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
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
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
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
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
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
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

蔡鎮曰轉
瑒飯透

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有自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

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鑒此又陛下所當汲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君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該之益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僊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鍾惺曰。字字格言。不減謨訓。

譚元春曰
奇語驚人

真德秀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它人物棱踪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羣○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寔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與○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己於

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受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詧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於兩間當為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為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慼嗟不平之鳴藉我而息紛紜澒洞交至迭起之變俟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

鍾惺曰道曲李之病者透膏肓

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為既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庳成就之陋顧不亦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益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肰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眞某序

茅坤曰奇峭處如孤峯插雲潆洄處似曲流赴壑

陳仁錫曰真省心之言

真德秀送朱擇善序

自余歸卧粤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於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来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急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易耳今從事於世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為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耶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為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目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

孫鑛曰俞了然

雖然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繇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盍亦感勵奮發如去蟊賊如殄寇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

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

鍾惺曰。因其知而勉以行。學有次第。文章自爾貴重。

華元春曰
入字情深

真德秀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於都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夸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飢寒留落困悴無憀獨不肯還

陳仁錫曰感傷豈爲古琴

就其歡以悅俚耳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撫修竹長夫忻然為鼓一再行雝雝乎其薰風之和愔愔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嘆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古音之寂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況今之世兮嘵嘵蕭君娛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斲方為圜直乎所恥兮霜風脩脩裂予之袂兮予毋好游從此歸兮余將俟子於鄰游從子於

哀民兮。

鍾惺曰。世道人情。時切於懷。故一觸於文而感慨不已。

鍾惺曰痛心之言

真德秀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游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膴仕然後為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躑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耶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鴇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呼天以自愬為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之來不可必今曰策名膴仕

而後爲親榮在我不在外物子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爲仁可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麗地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吊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蓴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子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林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綵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爲斯立祝

譚元春曰風流儒雅此文備之

譚元春曰讀之覺清冽之氣滿席可知其所受

真德秀跋豫章黄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悳人得之以為德林士得之以為林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耶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黄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蟯蚘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虚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虚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

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營，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穡；收斂而凝，與元氣俱貞；泮奐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淩升黃子囊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睇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為言之。行矣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俟子者，豈獨詩也哉。

鍾惺曰：陶詩澹逸，淵明所受者澹逸也；杜詩嚴刻，子美所受者嚴刻也。即仙才鬼才，莫不各隨所受而見長。西山此跋，至理妙論。

淵然可掬。

嵩與司明快不減蔚宗

真德秀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寔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固心疾之也肰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杰恥於不與而凡隷名文德之后者至今望之若神人肰然則人心所同肰者果可以力倒置之耶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侂

胄以區區鶡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網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耶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聞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乎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嘆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掩天下之目也建安真某書

鍾惺曰人但知君子之身受小人之害而不知君子之名賴小人而成西山此跋笑盡千古小人

真德秀勸立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貸其為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復請於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為賑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為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叶力共濟斯民使無餓莩流離之害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秉坤曰自是古今至理與虞之勸勉者不同

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恵鄉爲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户必興盛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恵鄉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言之無飢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况義廩云者非捐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寔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能無擾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户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司不計産强敷之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直高下視時益損官司不抑令痛

誠也。况常歲艱食。悲仰勸分。今州縣既立社倉。又糶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為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

鍾惺曰。字字從寔心為民中流出。故處之委曲而言之至誠。

葛鼐曰。寔心寔惠。不啻家人父子相告語。

宋文歸卷十九